



## 印尼雅加达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明慧网】为庆祝即将到来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雅加达的法轮功学员在无车日的上午聚集在一起，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轮流演奏了一些大法弟子创作的乐曲，气氛祥和美好。

法轮大法是二十五年前 5 月

13 日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长春首次传出。尽管自 1999 年以来，中共用尽了一切邪恶的手段来打压和诋毁这种基于“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古老的性命双修功法，但事实上，法轮大法现在已经让世界上超过一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万人身心受益。

许多晨练的民众与乐队成员拍

照，有的路人自发的向学员们学起了打坐，有的在大法真相横幅面前向学员们竖起大拇指给予赞许。三百多名民众在了解了法轮功在中国遭迫害的事实后，纷纷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征表上签名。

活动结束后，学员们一起拍照，恭祝伟大的李洪志师尊生日快乐。◇

【明慧网】前些天我到甲镇讲真相，那里是中共几个军头的老家，发现那里还有极少数人不明真相，害怕遭邪党迫害不敢听真相。但许多人还是明白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 一、“我帮你发”

在一个铁路桥的涵洞两边，有人在往护栏上搭铁丝网。我走过去给其中两人讲真相。我发的资料他们当场看起来，那位四十多岁的同意退党。我问旁边年长的那位：先生，您是党员吗？他说：我退了党。我问：是法轮功的帮你退的吗？他说：是的。

我就到铁路右边去给两个工人讲。讲着讲着，没想到那个年长的先生走了过来，说：“这些都是我手下的工人，一共十二个。这样吧，你给我十二份，我帮你发。等会儿休息，我们到集体宿舍去看。”我说：我这里还有光盘，你们看不看？他们急切的问：你有影碟机没有？我说：没带。他们表示遗憾。我只有送那老板一摞资料了。

### 二、“法轮功的，好！好！好！”

## “我帮你发”

有两个人在地里干活，我先给一个喷农药的人资料，他看了一眼封面表示不要。我再把资料给旁边锄地的老人。老人问：是法轮功的吗？我直言相告：是法轮功的，老爷爷。

没想到老人激动的说：“法轮功的，好！好！好！”他一连说了三个“好”，很小心的把资料装入口袋里。

### 三、“你要小心呀！”

有几个年轻人在一个商店门口坐着闲聊，我大大方方的走过去发资料给他们。他们立即就看起来了。我发现旁边的店铺里有一个人，就走进去，递一本资料给他。他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大白天发这个？！”我说：“先生，您对法轮功有误解。现在全世界都明白法轮功是好的，是被江泽民诬陷的。您看看不就明白了吗？这里面讲的全是真的。”他说：“别跟我扯这个！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警察？”他说：“不是。”我问：“是‘610’？”他没正面回答，反问了一句：“你知道

‘610’？你可知道‘610’的厉害？”

我说：“先生，我们炼法轮功的，谁不知道‘610’？您也一定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这时，刚才接资料的一位男青年走过来，对那人说：“法轮功以前是夜晚发的，现在么敢白天发呢？”我就给他俩讲大法真相：“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的肝癌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我是对师父感恩才出来讲真相的，没干任何坏事。”

店里的人说：这里迫害法轮功可狠了！本地几乎再没有法轮功的出来，你快走吧！我说：“先生，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谢谢您的好意！”他善意的说：“你要小心呀！”我谢过他，往前面走去。

### 四、“我和共产党不对路”

有两个人在公路边聊天，我去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那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说：“我和共产党不对路（不一伙的意思），我入过团。好，我退！”他接了资料和光盘，并指着光盘上字问我：“这个字念什么？”我告诉了他。他很满意的离开了。文/清泉

# 河北满城县纯朴农妇曾遭殴打、电击、劳教迫害一年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杜连秀，女，今年六十一岁，家住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白龙乡大坎下村，修炼法轮大法后，各种疾病消失了，本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却能通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了。然而，二零一零年，杜连秀却因坚持信仰真、善、忍，与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殷淑芬一起被绑架、非法劳教一年，期间遭殴打、电击、洗脑等迫害。

以下是杜连秀自述的经历。

## 一、慈悲讲真相 遭遇警察殴打、电击

二零一零年皇历八月，我与法轮功学员殷淑芬（殷素芬）午饭后去易县西山北乡港里村讲真相，遇到港里村干部景向东，我慈悲的给他讲真相，万没有想到，景被中共邪党的谎言蒙蔽太深，他马上拿出手机，给西山北机场派出所打电话。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一辆警车，派出所六、七个警察从车上下来一拥而上，一个警察二话不说就凶恶的扇我们耳光，把我扇倒在地上，其他人用脚踩我的手、脚、头、脸，踢翻过来，再踢翻过去，我整个人都变了样，浑身都是土。等到围观的人多了，他们才撤到一边。

两个多小时后，警察边踢边喊：“起来！”随后，几个人把我们抬起来往车上，一扔，就把我们劫持到了机场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被非法审讯，强迫非法照相，因不配合，有人拿电棍电我的胳膊，皮肤被电焦，能闻到一股焦糊味，疼痛难忍。刘姓所长口善心魔的说：“你们给你家人说，拿两个钱，就让你们回家。”

我们早已看透了这帮人的邪恶本质，闭口不说话。刘见捞不到钱，就翻脸了，大发雷霆，命令那几个人又把我们抬起来象扔东西一样，往面包车上一扔，连夜将我们劫持到易县拘留所。

## 二、在拘留所连遭毒打、电击

到拘留所，我们又被那四个警察

狠狠地从车上连拉带拽，扔进一间屋子。吃喝拉撒睡全在监室里，不许出去。恶人们按着我们的头强行照相，又把我拽到一边一扔。躺着连坐都起不来，身体已又痛又冷又饿。

一次，殷淑芬要小便，一个女狱警进监室就骂。我和她理论，那女警不由分说，拿起一根长电棍，打着火，一边打我后背，一边电我胳膊。之后，又恶狠狠的连扇我六、七个嘴巴。

接下来，我天天早晨被电一通，有时正睡着觉，突然被电醒。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第七天上午，一男一女两警察气势汹汹的提着电棍闯进来了，男的冲到殷淑芬跟前，拽起她的胳膊，电棍发出噼啪噼啪的声响，她的胳膊被电的钻心的痛，痛得她全身哆嗦。殷淑芬的皮肤被电焦，能闻到一股焦糊味。那女的狠毒的用电棍打我，打累了，歇一会接着打。我后背被打得一块块紫红、肿。

第二天，西山北机场派出所姓刘的所长等人来到易县拘留所，他们在不告知家人的情况下，骗我们说送我们回家，结果把我们送往石家庄河北省女子劳教所。

## 三、遭石家庄河北省女子劳教所“转化”迫害

到了石家庄河北女子劳教所，我们又被扔下来。我们被他们拽着胳膊，身子和脚蹭着地拖到了医务室，强行检查心脏、血压等。

劳教所更是人间地狱，劳教所队长侯俊梅、狱警刘子威逼迫我放弃信仰真、善、忍，我遭受了种种迫害：强迫坐小凳子，凳子面疙疙瘩瘩的，除站队、干活、晚上睡觉外，其余时间都得坐在那带疙瘩的小凳子上；吃饭前，被强迫唱歌，不唱不准进食堂；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劳教所队长侯俊梅要我写“四书”，我以不会写字拒绝，侯俊梅就写了一份“四书”，让一个搞传销的犯人照抄了一遍，然后让我按手印；天天晚上强迫看新闻，谁不去狱警就指使普教往外拽。

一次，我因拒绝看新闻，家住保

定的狱警刘子威（音）个头比我高，揪住我头发往上拎，拎一会，猛地放下，过会再往上揪。

还有一次，我正在监室低头穿鞋，刘子威猛的一把揪住我头发，一下把我揪的趴在地上，刘子威顺势揪住头发，把我拖拽到监室门口后，便指使普教往外拽，普教攥住我脚脖子，改变方向，拽到大厅。她怕人看见，边拽边喊“关门、关门”，拽到大厅，强迫我看新闻。

后来把我转到劳教所的四大队非法关押，狱警知道我是假“转化”，指使四个狱警给我灌输歪理邪说，再次强迫转化写“四书”。因为我怕再被迫害，就违心的配合了她们，但我仍被强迫做奴工：修小药瓶最外层的小铝盖，糊月饼盒、糊酒盒。

一次，在做奴工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问我：“奶奶，你这么善良，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如实说：“我因为修炼真、善、忍被关进来的。”因为这句真话，我被非法加期半个月。

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曾被两次强行抽血：一次是抽耳朵上的血，一次是抽胳膊上的血，胳膊上的血抽了一大针管，不知他们是何目的，是不是与活摘器官有关。

非法关押快到期时，一个男狱警企图让我们说劳教所里有多好，我说：“这里边好什么？！你看刘子威拽的我头顶这头发。”那人却说：“你看我没拽你头发吧。我头顶上都没有头发了。”

非法关押一年，才被放回家。回家一年后，乡政府李敬东等五六个人闯进我家骚扰，说什么我回家后得到乡政府报到，乡政府承认才行。（节选）◇

